



投稿邮箱: xzfh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文学

徐州日报 08

2025年7月30日 星期三

责编:张琦 美编:厉洪亮 校对:燕原斌

三角线往事

◎江楠

离了这里。

1985年正月,我出生在这里。1998年谷雨时节,我家搬

成的的三角地带,盛放了我十二年的童年记忆。

三角线,这片位于徐州市区北部,由多条铁路线交会而



一

进出三角线,无论是从东边大庆路,还是从西边复兴北路,都得钻过铁道下的涵洞。这里房屋挤挨,道路逼仄,是个出租车司机都不愿来的地方。我估摸着,如今还有很多徐州人不知道在市区北部、三环路以内还有这么一个奇特的地方。而有些人知道三角线,则是因为网红推荐的三角线炸串、三角线米线的缘故。

三角线——这片三角形区域,其实还有个更加古老而贴切的小名——“二坝窝”。因为这里地势低洼,曾是个盛水的“窝窝”。在我童年的印象里,比起三角线,二坝窝更适合冠名这片区域。记得1997年一个蝉声聒噪的傍晚,一声闷雷,旋即大雨倾盆。我从少华巷小学放学,走到鞋帽商店坐2路公交车回家,坐到终点站徐州火车站下车。我蹬着没膝的雨水回到家,屋里的水也到了脚脖子高……

这里是改革开放初期铁路和建筑公司老职工最早的家园。我家住的那排房子一共九户人家。十一个年龄相仿的小孩,共同语言是插黄卡的游戏机,是夏天在门口打争上游输的脸上贴纸条,是逢年过节穿着新衣服放豆芽炮、点灯笼,是人手一把铝制“宝剑”仗剑走天涯……

在三角线最南端的角上有个澡堂子,天冷时,我的洗浴都在这里解决。澡堂子有一个大池子、一个小池子,没有淋浴。大池子泡过后,搓完灰,打上肥皂,父亲从那个小池子里打一桶干净的、特别烫的水,用毛巾使其物理降温,把我冲洗干净。冬天的时候,出了澡堂,门口有辆卖橘子的三轮车。父亲让我在自行车后座上不要乱动,他去买橘子。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,我赶忙跳下车,跑去用两毛钱买个烧饼,再花两块钱要五串羊肉串、五串豆皮、五串人造鸡脯肉……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,澡堂外墙北侧是个凉亭,长满了月季和爬墙虎。夏天的日间,阳光透过爬墙虎,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光影。吃完晚饭,母亲会带着我到这里摘两朵盛开的月季,回家插在玻璃杯里。

再往北五十米,原是一家粮店,再后来改成了游戏厅,是孩子们的天堂,也是地狱——玩的时候欢天喜地,被揪着耳朵逮住时便如坠深渊。粮店门口自南向北是一个小型菜市场。每天下午四点过后,烤全羊、调凉菜、油烫鸡、盐水鸭、馒头、烙馍、烧饼、米线,还有多年后仍在营业的烧烤、炸串,依次排开,应有尽有。天热的时候,晚饭前,父亲常给我五毛钱和一个茶缸,让我去打啤酒。去之前,他都要叮嘱一句:你不能喝!一开始是真不敢,后来胆儿肥了,偷喝了一口,呸!怪不得不能让我喝,是真难喝!我现在不喜欢喝啤酒,就是那时候落下的“病根”。

我家住的那几排房子的巷口尽头,右手边是个小商店,各家订的奶都在那里拿,打酱油也在那里,还有大大泡泡糖、比巴卜、麦丽素。左手边是个糖店,平时出售各种油炸果子、酒水饮料,过年的时候还卖炮,那种缩小版的“大地红”,我们都称之为“豆芽炮”,引线是根长长的纸绳子,点起炮来特别方便。当然,炸起自己来也特别方便。1994年大年三十下午,我在点炮时,一不小心,揣在新牛仔服左胸口口袋里的豆芽炮也被引着炸开了,眼前先是金光乍现,继而烟雾弥漫,最后一片乌漆麻黑,把我左半张脸弄得乌紫乌紫的。

二

糖店东面有一面墙,豁了一个口子,从这个口子可以到铁

路轨道上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,躺在床上,听着不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,能体会到一种淡淡的乡愁。小时候的我没坐过火车,听大人讲,这条轨道往北一直通到首都北京,好多次和小伙伴从这个口子进去,发誓要沿着铁轨徒步去北京,去天安门看升国旗,去长城完成好汉任务,但是每次走到大沙河的桥上就放弃了,直叹北京太远了。

两个小店夹着路口。往北几步就到我家门口了。进门是锅屋,做饭的地方。往里是个露天小院。东墙搭了雨棚,棚下有个砖砌的台子,装着上下开合的门,专放蜂窝煤。每隔些日子,父亲就向住在后街的光头大爷借辆板车,拉着我去炭店买蜂窝煤。我搬个小板凳坐车里,回来时车子装满煤球,我便拎着小板凳跟着跑回家。到家再把圆柱形的蜂窝煤整齐地码在台子里,平时烧水做饭就靠它们了。蜂窝煤炉子也有好处,可以烤粉丝、烤馒头、烤红薯。现在吃烧烤的时候,我也喜欢点烤馒头片,这兴许就来自于小时候的这份乐趣。院子西墙是空着的,挂过镖盘掷飞镖,拴过气球练BB枪打靶,或干脆对着墙来一场乒乓球比赛。从院子再往里走是一间堂屋,有十多个平方米,堂屋的南墙有一扇窗,窗户下面放着写字台。写作业、看电视、吃饭、睡觉都在这间屋子里。

1995年,我上小学三年级了,因为体重的原因,父母实在带不动我了,花了333元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,20寸的车圈。从二坝窝到学校,一路要穿过白云山地下道,拐进复兴路,再上淮海路。从亚东商场到中山堂有一段较陡的下坡,每次到那我都会双手放开车把,挺直腰背,威风凛凛地冲下去。

1997年,我们家准备买新房了,是我心心念念的楼房,

可以装有线电视、电话,还有空调。新房在矿大老校区附近。第一次从二坝窝骑着我那20寸的自行车,去看还没建好的新房子,再骑到泉山公园野餐,把我骑饿了,也骑哭了,是饿哭的。后来搬家了,每年过年还是会回趟二坝窝,一大家子围着矮饭桌,坐在小凳子上吃年夜饭。不过后来家里人人口越来越多,就都改成饭店聚餐了。到今年,也得有近二十年没在二坝窝吃年夜饭了。

三

这一片大多是斜屋脊的瓦房,房顶很高,近三米。因排距太近,阳光照不进来,许多人家把斜顶改平,开了天窗。屋里亮了,屋顶也能晾晒东西。

1998年,全国性的事件是抗洪抢险,二坝窝也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,事件的主人公就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我。那年

冬天,徐州特别冷,最低温度零下13℃,春节前又下了一场大雪,屋檐上的冰溜溜有尺把长。我和表妹还有街坊孩子,吃过早饭就开始打雪仗,大家用冰溜溜互相劈砍,战况相当惨烈。为了寻找更猛的“武器”,我哄姥姥姥爷说要回家看《叮当猫》去,然后就带着表妹爬上了一户人家的屋顶。

大雪覆盖的屋顶,平整得像无数包白糖整齐码放着。刚走两步,我脚下一滑,手舞足蹈跳霹雳舞似的停不下来了——不是开心,我这是踩在人家的玻璃天窗上了!受当时玻璃质量的影响,一般人家的天窗不过半米见方,这户人家大气,开了一米见方,承重能力大大降低。“快去叫大人!”我冲表妹喊了一声,话音未落,“咔嚓”一声巨响,便随着碎裂的玻璃,从近3米高的屋顶跌入屋内,不省人事……

醒来时,听见姥姥在唤我小名。我被搀扶着,晃晃悠悠地出了屋。那户人家住着位患眼疾的老太太,那天她恰好没坐在天窗正下方,否则遭殃的不止我一个了。缓过神,觉得左手忽冷忽热的,本以为手里握了把冰溜溜“宝剑”,低头一看,满手殷红——是血!姥姥慌忙用毛巾裹住我的左手,姥爷叫了辆出租车,直奔市三院。

急诊室里,大夫让我躺在检查床上。我昏昏欲睡,后脑勺肿得像是装进了一个鸡蛋。大夫说手伤是小事,脑袋里的问题才要紧,得查清是积气还是积水。父亲、母亲、舅舅都赶来了。他们抬着我上四楼做脑部CT。后来母亲说,当时累得真想撒手,不是亲生的真扛不住。

回到急诊室,大夫再次查看我裹着毛巾的左手。毛巾打开后,一阵钻心剧痛——一块被玻璃划开的皮肉,连着层薄皮,像悠悠球似的坠了下来。大夫说,这块肉死了,缝不了,得剪掉。然后他拿来一桶酒精,对着伤口猛冲。我咬紧牙没吭声。接着他拿来剪刀和小桶,对准连着皮的死肉,“咔嚓”一剪,“扑通”一声轻响,那块肉便落到了桶底。脑袋的CT结果也出来了,是积气,伴有轻微脑震荡,暂无大碍,需住院观察。全家人这才松了口气。

接下来是处理手上那块豁口。大夫隔天就揭开纱布看看有没有长新肉芽。一周后,他摇摇头对母亲说:“长得不理想,可能得植皮。看看是用屁股上的皮,还是大腿上的。”什么?还要再挨一刀?拆东墙补西墙?那天我哭得稀里哗啦,宁可手上留个洞,也绝不愿在别处再挖个坑。写到我,我看了下左手小拇指下方,那块像夜空中金牛座一样的疤痕,仿佛在冲我微微一笑。

因为轻微脑震荡,外加有积气,我只能右侧卧,连躺平都会眩晕,更别提翻身了。我被安排在靠门的床位,一间病房6张床,我哪张床都看不到,面前只有一面上半截白色、下半截绿色的墙。母亲从家里拿来一面小镜子,通过反光,我看到了其他5张床以及窗户和阳光。我整天拿着镜子,也不说话,以至于隔壁床的阿姨和我妈聊天时问你家闺女为啥住进来的,我妈说我家是个小子。那阿姨说,哎哟,我看他天天拿个镜子照,还以为是个闺女来!

又躺了大半个月,我能下地了。这一年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。

四

去年年初,我去过一趟三角线,去吃别人推荐的炸串。到了才发现,这家就是以前的隔壁邻居,我是吃他家串长大的。吃完,又到原来的家门口转了一圈,以前每排房子中间尚能通过一辆三轮车,如今各家房子都尽力向外扩出一点,连辆电动车都难过去了。

棚户区改造的曙光照进了三角线。三角线上了新闻——这一带要拆迁了。

前些年听朋友说,三角线拆得差不多了。是该拆了。以前总觉得这里地势低洼,环境复杂,没人会拆它,也想过或许政府联合铁路部门,把这里拆了之后建个铁路博物馆,给以后的孩子们看看国家是怎么发展的,社会是怎么进步的,城市是怎么更新的,让这片曾经的棚户区——三角线,也发挥下它的余热。

三角线,装满了我儿时的回忆,也呈现了时代发展的印记,祝福它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!



遥山云树望无边——云龙山试衣亭略考

◎于克南

北宋熙宁十年(1077年),时年四十岁的苏轼出任徐州知州,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抗洪水、寻煤炭、修苏堤、建黄楼,展现出不凡的治世才能,那份千古遗爱,令徐州百姓感恩至今。他在政务之余创作诗文三百余篇,为徐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,其中的《放鹤亭记》《登云龙山》等佳作,更是将这里的山川风物升华为永恒的文化意象。

清康熙六十年,徐州知州姜埈为纪念苏轼在徐功绩,依苏轼“云龙山下试春衣,放鹤亭前送落晖”的诗句,在云龙山建造了两座亭子,一座命名为试衣亭,一座命名为送晖亭。

云龙山上的哪一座建筑是试衣亭?一直以来都是徐州文史爱好者热衷的话题,有人说此亭位于云龙山下已不复存在,也有人说大士岩禅院的钟亭就是试衣亭,然而这两种说法均没有根据。

据史料可知,试衣亭位于云龙山大士岩禅院西北角,其北为镶嵌“大士岩”匾额的月亮门,其南为钟亭,形制同放鹤亭,单檐歇山,厅堂结构,占地约四十平方,并不是一座四柱或六柱的亭子。2016年重修时,试衣亭被改为三门九窗的二层楼,面目全非,南边的送晖亭仍保持原来的样子。

作为古迹,多部史料对试衣亭都有记载,清乾隆本《大清一统志》载:“在铜山县南云龙山下,本朝乾隆二十三年、二十七年、四十九年翠华南巡,有御书试衣亭考辨勒石于壁。”这个记载没有体现乾隆四登试衣亭,而铜山县志更正后的记载就比较全面,同时也把试衣亭的位置交代清楚了。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载:“试衣亭,清一统志在云龙山下,乾隆二十二年、二十七年、三十年、四十九年南巡,有御书试衣亭考辨勒石于壁。案亭之南又有送晖亭,俱在大士岩前,皆道光二十三年僧文和募修,其刻石云大士岩殿创始于前州守姜公碑,殿之前有亭翼然,取坡公诗名之曰试衣,即以送晖亭偃然。”其中“在云龙山下”按照现在的说法应为“在云龙山上”,因为文中已交代试衣亭位于大士岩禅院大殿的前方。

清道光十年,经过一百多年风雨的试衣亭几近倾颓,住持僧文和募集资金进行了重修,并刻碑以示后人,碑文曰:“试衣亭创自康熙六十年州牧姜公,迄今百有余岁,兴废屡易,然率皆修补,未曾改建。近又将颓,住持颇有难,时二月半,适逢会场,众友咸集……诸信士肯将试衣亭展拓数武,增高二尺,覆以重檐,不惟斯亭焕然,光景常新,而门与径亦宽其阔矣,一举而三善,修诸护法肯信乎?于是皆曰可。遂于三月初动工,五月告竣,经费若干牒列于左。会友崔存信、住持僧文和监造。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仲夏穀旦。”此碑现存大士岩禅院法物流通处北墙。和此碑对比后发现,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记载的重修时间存在谬误,不应是道光二十三年。

由“展拓数武、增高二尺”可知其南的钟亭不是试衣亭,“武”是古代长度计量单位,半步为武,“数武”表示有几步的距离。钟亭自从清康熙六十年建造以来至今依然如故,也无“展拓数武、增高二尺”的痕迹,而其北侧的房子符合民国本《铜山县志》的记载,北墙镶嵌着一块乾隆帝《试衣亭考辨》御碑,所以这座建筑就是试衣亭。

试衣亭一直以来都是徐州城南观光揽胜之地,如同现在的云龙山观景台,甚至成为饕餮好友的地方。清光绪年间,徐州举人王琴九在此写下送别诗《侯东洲明府试衣亭小集赠别》:“佳日清游意自便,遥山云树望无边。春光欲共梨花老,离绪难禁柳絮繁。焚杯残教戏觞,当时棒喝话逃禅。莺飞草长江南路,记取新诗惠数篇。”

宋神宗元丰二年(1079年)春,蜀中士子张师厚赴京城参加殿试途经徐州,特拜谒苏轼求荐。苏轼以《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》相赠,其二“云龙山下试春衣”一诗,以杏花十里、骏马如飞的意象,既寄寓对后辈的期许,又暗含自身“放鹤亭前送落晖”的怅惘——春风得意的士子与怀才不遇的文人,各自的心态在诗中形成强烈反差。后来这首诗因徐州百姓改诗,乾隆皇帝试衣亭考辨而成为清代状元文化传遍大江南北。可以说,这首通俗易懂、影响范围广、流传时间长的七言绝句是苏轼写于徐州众多诗歌中的代表作。

此诗因乾隆帝《试衣亭四叠东坡韵》的唱和更添传奇。1784年春天,乾隆帝第四次来到徐州,登临试衣亭写下《试衣亭四叠东坡韵》:“欲解衣乎欲著衣,猜东坡意立晴晖。尔时行志未能也,想共山人羡鹤飞。”这首诗可算是乾隆帝对苏轼《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》之二的解读——苏轼不论是解衣(出仕)还是著衣(入仕),想表达的都是心向光明的内心世界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现存规模最大、资料最丰富的类书,共计一万册,由清代文献学家陈梦雷主编,康熙帝钦赐书名,雍正帝写序,此书把云龙山列为天下名山,有《云龙山部汇考》一节,内容包括三个部分,一是云龙山图,二是艺文,三是记事。这三个内容和苏轼有关,如艺文,有三篇游记,苏轼《放鹤亭记》、都穆《游云龙山记》、文翔凤《徐州登云龙山记》;如诗歌,有四首,分别是苏轼、王鏊、王阳明、夏言写于云龙山的代表作。苏轼的这一首名为《云龙山放鹤亭》,其实就是苏轼的《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》之二。在苏轼写于徐州的近二百首诗歌当中,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为何单单挑选了这一首并改写了诗题?这说明它在苏轼徐州诗歌中的地位,其影响力确实也是其他诗歌无以替代的。

乾隆帝是苏轼的铁杆粉丝,他四次来徐州四登试衣亭,并为苏轼这首诗写下五首和诗,每首都押微韵,每首都带“晖”和“飞”字。

1784年春天,正值十里杏花盛开的季节,乾隆帝在试衣亭看到百姓改诗石刻,上面刻着“云龙山下试春衣,放鹤亭前送落晖。一色杏花香十里,状元归去马如飞”,乾隆帝顿时龙颜大怒,认为这二句“沿俗本之讹,亦拙劣不类”,毫不客气地让人把这块碑刻从墙上起下来砸碎,又模仿东坡体写下苏轼原诗加以厘正,并刻了一块和原碑一样大小的勒于壁间,以告诫后人不要随意改动苏轼诗文。一个皇帝居然和老百姓较起真来,这在历史上都是一件罕见的事情。

苏轼于徐州留下的不仅是传世的诗篇,更是一份深深的爱民之情。试衣亭历经风雨,已不复旧观,却仍在无声诉说着当年的佳话,让后人铭记苏轼的那份深情与才情。

三角线旧影。
厉洪亮摄